

魅力文丛
MEILIWENCONG

四季如歌。



Si Ji Ru Ge

柳金虎◎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四季歌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力文丛 / 卓尔主编. — 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3.12
(2009年12月重印)

ISBN 978-7-5374-0484-6

I . 魅… II . 卓… III .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254 号

从 书 名	魅力文丛
主 编	卓 尔
本册书名	四季如歌
作 者	柳金虎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
书籍设计	党 红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484-6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册)

随便看看(代序)

我想这病灶大概是在戈壁滩上一座兵营里呆久了落下的。

那几年的光阴里,除了看看跟自己没有二致的兵们外,我便是蹲在营门前的老槐树下,看羊,并且每每看得如痴如醉。羊们大抵把我当成了一截枯木,在牧羊人的吆喝下,从我面前的土路上三三两两地过,有的在距我一步远处立定,用两个褐色的眼珠子瞅我,见我毫无动作,那羊便咩地嘟囔了一句什么,独自前去了。偶尔,有那么一只老得不成形的羊,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在我撑开的膝盖上蹭痒痒,把一团脏兮兮的毛留在我的蓝色军裤上。

那几年的光阴过去后,我进了城市。

记得入城的第一天,我像若干初次进城的人一样,兜里揣了一张乌鲁木齐旅游图,从火车站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眼圆睁,嘴半张,在城里看了个够。本以为成了城市人以后,对那些城市里独有的光景便会见多不怪了,孰料,喜欢看的毛病依旧未改。当然,城市里是不会见到羊群的。城里最不缺的是人,一群一群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你踩着我的脚后跟,我踩着你的脚后跟。我就开始看起这些城里的人来。

仍旧是坐在单位门前的墙根下，面前便是一条够得上繁华的马路。我看着一个人又一个人从我面前过去。他们未必能注意到我的存在，这我倒不在乎，或许在他们的眼里，我也如同一截枯木吧。这样很好，我对自己说，要是人人都能看见了我，我反倒自在不起来了呢。

不久我就发现，看人跟看羊是大不相同的。尽管每个羊也都有每个羊的想法，但是在它们的羊脸上，固定的都是一种相同的表情，笑嘻嘻的，透着友善，透着满足。人却不同，人的脸像一幅很复杂的地图，看起来挺累。那天我就看到了一个男的，跟在一个女的后边，男的高出女的小半截，女的却在气势上高出男的好几倍。男的弓着腰，脸上堆着笑，那笑很典型，小学生似的。女的偶尔斜男的一眼，从撇得变了形的嘴巴里冒出句什么。男的便鸡啄米样地点头，笑得也更加小学生了。我知道这是一幅典型的女上司与男部属图，叫我看觉得累了。

我还见到一幅男上司与女部属图。女的是很年轻很有点姿色的那一类，男的不太出众，肚子倒还大得可以，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女的挎了男的手，脑袋猫儿一样附在男的肩膀上，这是人少的时候。人多了，女的便与男的拉开距离，不认识的样子，瞅人少了，又黏过去。当然，我的存在是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我见那女的曾经斜过我一眼，之后高傲地扬过头，又猫儿一样地拥着男的走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阵子，直到后来那男的又换了一个新的照样漂亮的女部属。这个图叫我看了依旧觉得很累。

不看男男女女的事，看点别的吧。奔命的小贩，讨饭的花子，当街骂架的老娘们，临门揽客的酒吧女，见缝就钻的出租车，遇站不停的大公共汽车，还有逃票的偷税的抢包的捅人的，还有乱扔乱摆乱

放乱停的，看看这些，依旧觉得很累。这满街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呢，横看不顺眼，竖看眼不顺，本是想随便看看的，却看了满肚子的累来。

累归累，看是依旧要看的，否则闲了眼睛干什么。好在我这人的适应或者叫应变能力还行，满街的看着累的事渐渐地竟也习惯起来，因为习惯了，便也就不累了。因为不累了，便也就麻木了。因为麻木了，便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我的一种状态的变异过程。随便看看，满街的男男女女无不由此这个过程里穿过来。或许这时候，我们已经为人父人母，我们将领着孩子也从那个过程里穿过来。

时光流转，物事更迁。还敢不敢看，由我们这样一群变异了的人的手上交付到被我们教育得同样变异了的后辈的手上的事业，百年之后的样子？

我坐在墙的阴影下，冷得不住地哆嗦起来了。

(本文原载 2001 年 3 月 17 日《乌鲁木齐晚报》，是为序)

柳金虎

2009 年 1 月

四季如歌

目 录

随便看看(代序)	1
春	2
娘的眼泪	3
小街	6
解读一个梦	8
绣花鞋垫	10
男儿泪	12
触摸一束阳光	14
被茶俘虏	18
有困难找记者	20
共有一个家	22
血染的军衔	25
买花记	28
快门	30
年夜岗	33
在隆冬里行走	36
难忘那年中秋夜	39

目
录

关键时刻推一把41
母亲的电话43
少年的月饼45
不准抽烟47
节日礼物49
边关月儿圆51
老崔帮厨53
五分压岁钱55
牵挂57
踢了上司一脚59
人海里找人61
夏173
火光照亮了我65
雨花石68
微笑的天使71
最美74
虚惊76
老独79
教子的困惑81
苦夏83
艰难的约会85
初婚岁月87
伺候月子89

四季如歌

怀疑	第二辑 国际风	92
雪之梦	春雨绵绵	95
风筝满天飞	善良的羊毛	99
免费午餐	深山探宝	101
被老婆管着	翻开日历	103
丢了一回人	圆月真美	105
负重的小人儿	缠着猪娃	107
放爆竹	舞尽狂飙	109
电话传情	卦象	111
打着灯笼找书	第三辑 丁酉年	113
飞来的合影	人到中年人	115
背后下手		117
大葱		119
行不更名	第四辑 丙戌年	121
女儿的答案	春雨绵绵	123
醉话	夏天的交响	125
学戏	夏夜	127
老凡的幽默	财富	129
溜达溜达	偷欢	131
洗手铁事	寒窗苦读	133
喷嚏事件	夏茗	135
拜拜，虱子	金榜妙非梦	137
勿施怪妆	贝多福将	140

秋

寻梦十六春143
故乡的西岭149
苦难让眼泪走开152
非凡的平淡155
沙枣花儿开158
在车上162
新疆口音165
带刺的玫瑰花167
山巅的歌声170
大路通天173
“刘不同”轶事176
小黄干事178
新兵牛奔181
从“进城”到“上街”183
故事迷187
与女儿一起成长189
温暖的变迁191
故乡的茂腔199
故乡在身边202
不为压力折腰205
常回头看看207
吟诗仗剑守戈壁209
把艺术之根扎下去212

捡到的工作	214
粮食	216
旱灾	218
万里边关两日还	220
哇,中了一等奖	222
白菜冻了	227
夜逃	230
歌声远去	233
世纪马屁研讨会	235
新型人种出世	238
夜半惊魂	241
遭遇歹徒	243
刘姥姥进城	245
恶霸复活	247
寻找脸皮	249
买车奇遇	251
“二人转”	253
观战	255
让错座位	257
吓了一跳	259
一念之差	261

冬

目
录

嫦娥图263
砸蛋265
不惑之惑267
父亲和儿子269
看客271
祖传秘方273
挫折当头276
换铺278
身份杯280
遭遇非礼282
不吃饭了284
少儿图书之忧286
老 W 的幸福生活288
盲流的素质290
排座位293
旧账295
傻瓜相机297
蝴蝶结299
遭遇敲诈301
白食者说303
沉重的索赔305

我们感谢春天

春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最惬意不过就是像《南窗先生集》中大公卿陶弘景所写的一般唱道：“余结草盖水藻，忘形世事外。……每得至人如此如许语，爱仰之，恐忘尘俗不生热想。……”自然便想起了远古徒步的东坡居士。

一起徒步的自然是他的母亲。母亲是位老妇，已高寿了。她背着行囊，脸上没有一点不安，风伏在父亲的肩膀上，只露出那张孩子气的脸，跟随着母亲快步地走着。

父亲生世简单，衣不蔽体。少年时，父亲跟着村里的老人学种菜，正在北山的一个深壑里种菜。那年年底，家村来了大水灾，村民们纷纷二十多户逃荒，只有父亲要留在家里照顾及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村里沟岸上的水都快漫过村头大堰坝了，淹没着一片本就一贫如洗的日子，连带着他们压在心底的责任感更是被冲得荡然无存。然而真真，那日水家四家地去留，没有脚印，姐姐们哭喊要在堤坝上砸人保家。我们——父亲、哥哥、弟弟、姐姐们，齐声呼喊：保家！保家！保家！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因为温暖，我们感谢春天

娘的眼泪

春

最喜欢听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中女主人公韩英在敌人狱中的一段唱腔：“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每每听到这如泣如诉的旋律，我总会禁不住热泪盈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远在故乡山东的娘亲……

记忆中，娘是极少流泪的。即使是父亲去世，我们家塌去了顶梁柱，娘也没有被不幸击倒，她伏在父亲灵前痛哭过后，第二天就抹干泪，领着我们兄妹几个下地干活。

父亲去世那年，我不满十六岁。那时，长我两岁的大哥刚刚参军，在北京的一个部队服役。那年年底，农村实行了大包干，我们家分到二十多亩地，所有农活都压在了娘和我以及年幼的弟弟妹妹肩上。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劝娘让我大哥提前退伍，娘咬着牙一声未吭。此后的日子，娘领着我们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没白没黑地忙。没有犁具，娘就东家西家地去借；没有耕牛，娘就将绳索套在肩膀上用人拉犁。我们一家用了比别人家多得多的辛劳和苦累，硬是将二十多亩地全部播下了种子，没有抛荒一分一厘。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娘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她用自己的坚强影响着我们，使我们贫弱的家渐渐走出了困苦的沼泽。

随着家中日子的好转，不甘在黄土地里劳作的我也萌生了当兵的念头。那时，大哥已经留在部队上转成了志愿兵，一些亲戚劝阻着让我放弃参军的打算。但娘却没阻拦我，在 1986 年那个秋叶飘飘的

季节里，她老人家亲手为我打好行装，将我送上了那条通往远方的乡村土道。给娘鞠最后一个躬的时候，我哭了，娘也哭了。那时，我还知道将去何方服役，更不知道这一去的前景如何，但我知道，在娘的膝前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我，从此将要远离了娘的身边。那天，透过蒙蒙泪眼，我看不见乍凉的秋风拂乱了娘的花白的头发。娘已经那么苍老了，作为儿子，我本该在膝前让她老人家多享些清福的，但我却要离她远去……

坐上火车，一路向西，四天四夜后到了新疆。我没想到的是，娘收着我的第一封信，每叫小弟给她念一遍，她就流一次泪。弟弟来信说，娘得知我到了新疆，当即就哭了。尽管我信中描绘的新疆及部队的情况是很美的，但在娘的心目中，新疆毕竟是遥远的。因为远，娘便担心。为了叫娘高兴，我在此后每月一封的回信中，都反复讲述探家的话题，我说，等当满两年兵以后我就可以探家了。从此，探家成为我和娘共同埋藏在心底的盼望……

然而，当我一身戎装站在娘的面前时，却是整整过了四年以后的事情。那次探家，为了给娘意外惊喜，我事先没有讲我的行期。那天清晨，当我站在熟悉的庭院里，喊了声娘，早已忍不住泪水双流。娘从屋里跑出来，反复叫着我的乳名，枯瘦的手牢牢攥住我的手，哭出了声。

我的假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在家的日子里，我哪里也没去，每天都坐在炕头陪着娘说话，我想补偿欠娘四年的话。四年了，娘的额头又添了更多的白发，我知道，那每一根白发，都是被劳累和思念染成的。归队的日期渐渐近了，我实在不忍心跟娘道别，但又实在不能违反军纪超假……离家那天，娘一夜未睡，伏在灯下为我包送行饺子。小妹催娘睡觉，娘说，你二哥要回新疆了，吃了饺子路上顺。接着

又念叨，他一个人要走那么远的路，这一去什么时候再能回来一趟呢，念着念着就流下泪来……

一晃，我在新疆的军营度过了二十年时光。其间，探了多次家，每次假期满归队，娘都要流着泪送我。我怎么劝都不行。娘说，等你成了家，走的时候有了伴儿，娘就不哭了。可是等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离家的时候，娘哭得更厉害了。在多少艰难困苦面前从不流泪的娘，面对在远方当兵的儿子的暂时别离，泪水却总也流不尽。说实在话，作为儿子，我当时并不能真正理解娘的心境。真正理解了娘的那种感受还是在我送女儿远行的那一刻。那年冬天，妻带着两岁的女儿第一次返乡探亲时，我因有任务未能同行，去火车站送行时，列车启动的刹那，女儿向我挥起了小手，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直到列车在我的视线里变成一个小黑点，泪水兀自未干。那一刻，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个念头充斥着：想大哭一场。

泪水不会言语，泪水却似千言万语。我知道，眼泪是娘独特的表达方式，娘是在用泪水讲述她对远方儿子的无尽思念。这是所有军人父母的共性。是的，每个军人的家庭，都承载了比别人家多得多的思念折磨。但正是有了万千军人家庭的牺牲奉献，也才有了千家万户的温馨团圆。

(原载 2007 年 10 月 23 日《新疆广播电视台报》)